

# 亮马河，是吗

杜卫东

有朋自远方来，问，北京有一处新的网红打卡地——亮马河，是吗？正是。我告诉他，亮马河原名晾马河。当年，忽必烈的马队曾在此饮马，青草依依，波光粼粼，一匹匹烈马饮罢水，仰头阵阵长啸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这里成了皇家御马苑，进贡宫中的马要先在这里洗刷晾晒，故得名晾马河。后更名为亮马河。再后来，这里逐渐荒芜成一条排雨沟渠，蚊虫肆虐，杂草杂生。

而今天，经过治理改造的亮马河，已华丽转身，无愧一个字——亮。从燕莎码头至红领巾码头，是近年新开的亮马河航线，全程6公里。无论从哪一个节点进入，那绚丽的水岸风情都让人陶醉。夜晚流光溢彩的灯光，造型各异的桥梁，多层次亲水栈道、水下观景平台，还有“镶嵌”在沿途的咖啡厅和小酒馆，处处令人流连。有老者在岸边垂钓，放鱼的桶却是空的。他们并不着急，或凝视河面深思，或遥望鸟儿在天空书写诗行。也许，感受城市的律动，才是垂钓的初心。不然，为什么不选择一处清静的所在，偏要在这人声鼎

沸的河面下饵？他们身后，有踏着滑板飞驰而过的少年，有对着手机屏幕载歌载舞的主播。一个由中老年人组成的乐队也拉开了阵势，长号、黑管、萨克斯……在指挥优雅的手势中奏响乐曲——啊，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

水面上，漂动着一只只小舟、一叶叶皮划艇，回荡着一串串笑声。爱好桨板的年轻人，或跪或立在板中间，手持单叶桨推进，身姿优美，动作娴熟。这项运动近来在亮马河迅速走红。身处水面，可以聆听风声、水声和鸟鸣声，专注于身体的平衡、水流的变化和风的方向，独享属于自己的时光，真好。可惜，我年龄大了，否则真想一试。

迎面，走来一对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，黄皮肤，黑头发，原以为是同胞，擦肩而过时听到的却是韩语。沿岸咖啡厅的散座区，更是坐满各种肤色的游客。年轻的调酒师在调酒，随着手臂的挥动，摇壶中奏响一曲动人的交响。

经过一家露天酒馆，我和朋友翻看吧台上的菜单。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哥过来点菜，我们微笑着把菜单递给他，没想到对方用流利的中

文打招呼：“谢谢。朋友，可以请你们喝一杯啤酒吗？”几个不同肤色的青年与他同桌，友人听出，他们聊天时随意切换着语种，似乎语言的边界在这里已经模糊。不过，话题肯定离不开这条充满魅力的河，可以听到从他们的口中不时蹦出中文词语——“亮马河”。这被称作“国际会客厅”的十里风情水岸，或许，水流的声音便是最好的“同声传译”。

走累了，我和朋友坐下小憩。长椅的另一端是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，正神情专注地盯着放在腿上的电脑。我暗自揣度她的身份，是电脑程序员、创意设计师，还是在为商务谈判准备资料的公司白领？想问，终未开口，怕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一辆电动车疾驰而至，骑手在路边停下，快步走下台阶，将外卖递给女孩。女孩取出两瓶矿泉水，递一瓶给骑手。骑手推托，女孩坚持，这温馨一幕倒映在清凌凌的河水中。骑手摘下头盔，鬓角已见白发。他的手机屏幕不时亮起，是新弹出的订单信息吗？他没有看，只是望着色彩斑斓的河畔出神。

亮马河最动人的，是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。静静流淌的河水知晓每个人的心事，却从不说破；徜徉在亮马河畔，你能感受到它的温情、呼吸与魂魄。一座城市的可贵，在于对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包容，共情每个人的诗与远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亮马河就像一道时光的缝隙，挽留人们在这里停下匆匆的脚步，积攒继续前行的勇气——这，便是亮马河要告诉我们的心声吧！

中子源、南方光源、中科云计算研究院等响当当的招牌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怎么看不见那些“世界工厂”标志性的厂房、围墙和耸入高空的烟囱？

眼前浩瀚的湖泊，融通四方，包容万物。当你凝视松山湖，你会明白它不只是一个湖。

多年前，当人们说东莞是“世界工厂”时，手袋、纺织、玩具曾是它的地标性工厂，无论从厂房规模、员工数量，还是排队等待的车队长度来说，都当之无愧。而现在，那些昔日的“巨无霸”，只能在博物馆

## 崛起的松山湖

周 一

中寻到些许蛛丝马迹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这片土地的没落，而是一代代东莞人凭着努力，摆脱掉多年来卡在脖子上的一条条无形枷锁，让“世界工厂”终于呈现为另一种样式。

这种呈现，便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的悄然崛起。这崛起是无声的，也是无形的——它不以厂区围墙为界，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在这里，每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在手机上预约参观中国散裂中子源、南方光源、中科云计算研究院等，边坐着小火车

青山坡，直达闻名遐迩的图云关，所以取名青云路。虽然只有短短1公里，却很是要紧，因为它连接湘黔公路。到了上世纪40年代，青云路口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。再后来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青云路成了贵阳有名的马路市场，路两旁房屋紧凑、巷道狭窄、电线密密麻麻。

照理说，这条老街是跟绚丽扯不上边的，没想到，如今竟然成了贵阳城的新地

## 青云烟火

肖 勤

标、游人必到打卡之处。

夜晚的青云路热闹得超乎我的想象。高高的青云门下人头攒动。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往前，看到曾经的针织厂已旧貌换新颜，上面的霓虹闪烁着“青云市集”4个大字，令人惊艳。此时已是夜晚11点，但青云市集依然灯火辉煌，路两旁琳琅满目的美食如繁花乱入眼，烙锅、烤鱼、冰浆、烤肉……果然是美食的天堂。行走间，我有种如坠幻境的感觉。高高低低的创意



## 城市风景『上新』了

我去杭州的大马弄逛早市。那里算是老城区。早市上人声鼎沸，店摊密集，琳琅摆开当季事物。桂花是一枝一枝，幽幽飘香。佛手金黄鲜亮，堆成了小山。买了几只佛手，还买了菱角、花生，山核桃刚刚上市，也买些尝尝。不一会儿，便斩获颇多。

在巷子转角，遇到一位老婆婆在卖竹篮。细看，竹篾割得很光滑，编得也细致，看得出来是老手艺人的活儿。买了几只，刚好可以盛放佛手，装菱角、花生。与老婆婆闲聊，得知她家里人就是篾匠，一辈子靠这手艺生活，现在就住在滨江的西兴古镇。

西兴我去过，那是钱塘江南岸的古镇，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官宦商贾汇聚于此，往来或停留，西兴也因此繁华一时。镇上的老街紧挨水道，街上小店很多，有卖酱鸭的，做白铁罐子的，还有箍木桶脚盆的；面馆、小吃店也多，巷子里常年飘荡着香味。老街上还有一门手艺，叫“萧山花边”，那是一种用纱线编结挑绣出花边的手艺，以前做的人多，现在仍会这手艺的人已经很少了。

杭州这座城市有一点很好，城市再发展，却依然藏着大马弄、西兴古镇这样意趣盎然的地方。这让我想到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（以下简称“非遗馆”）——也是珍藏手艺记忆与烟火生活的地方。非遗馆所在的之江文化中心，是杭州新晋的城市文化地标，浙江图书馆、浙江文学馆、浙江省博物馆等聚集于此。

在非遗馆做过两次分享，都跟我的书有关。我曾去浙南、闽北寻访过廊桥，沉醉于山水之间的廊桥之美，也被建造廊桥的

现在是在2025年，书籍早已遍布人类社会。那么，是什么时候开始有“书籍”的呢？在古代中国，早先有甲骨文、青铜铭文，然后有竹简、帛书，到了汉代，造纸术普及，书籍也渐渐普及。这么算来，书籍的出现怎么说也有几千年历史了。

一本来本，从精神层面塑造了我们的性格、志趣、审美，还从现实层面装点了我们的生存空间。我到上海22年，其间搬家多达10次，几乎每一次都为书所累。这些书多来自书店购买，还有不少来自朋友的馈赠。搬来搬去，舍弃了很多东西，却很少舍弃书。

记得在复旦大学上学时，周边大大小小的书店多达20多家。开复旦时，周边的书店已经少了。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，我们总是需要书店的。再拥挤的世界，都能容纳得下一家书店；再匆促的步子，也会偶尔为一家书店停留。

离上海市作家协会不远有几家书店，思南书局、韬奋西文书局、大隐书局、三联书店等，我都去过。前几年作协旁边的一家咖啡店，“摇身一变”成了作家书店，我还在那儿给自己出版的几本书签过名。不记得具体是哪年哪月了，偶然去了离作协不远的一家书店，是朵云书院的一家分店，那时候并没想到，后来朵云书院会成为上海许多读书人必去的打卡点。

不记得去过几次朵云书院了，到过作协附近的一家，到过位

匠人技艺打动，写了一本名为《流水辞》的书。非遗馆的薛老师，家乡就在浙南泰顺，那里有很多廊桥。薛老师曾做过廊桥的研究，知道我写了一本关于廊桥的书，便邀请我去做分享。当我讲到台风暴雨摧毁廊桥，周边的群众自发沿河打捞抢救廊桥木构件时，许多听众眼里泛着泪光。当我讲到修廊桥的年迈木匠师傅带领着徒弟，和廊桥专家、普通民众一起，终于将廊桥修复成功的时候，大家既感动又高兴，纷纷鼓起掌来。

在非非遗馆里，我看到了每种技艺背后的情意与珍重。仙居的无骨花灯，是工匠一针一针在纸上刺出来的。纸面细细密密的千百万个针眼，构成了花纹图案，花灯的光就从这针眼之中透出。花灯虽小，一盏灯的制作，要花去一个人大半年的时光。

我也看到来自我家乡常山的国家级非遗项目“喝彩歌谣”。在结婚、房上梁、乔迁新居、开业、祝寿、大地丰收的日子，人们邀请喝彩师出场，大声喝出对美好生活的祝福。“福也——”“好呵——”喝彩师与众人一唱一和，声震天地，高亢热烈的喝彩声里，藏着多少平凡人生的希冀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在非非遗馆里漫步，我看到竹编，就想到大马弄卖竹篮的老婆婆；看到萧山花边，就想起西兴古街的老居民们；看到廊桥，就想起我曾采访过的一事一生的众多修桥匠人；看到喝彩歌谣、无骨花灯、西湖绸伞、天竺筷，就想起无数的烟火日常，不尽的生活情趣。杭州这座城市一直在生长，也一直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文化的敬重收藏着，收藏在有形的建筑中，收藏在无形的记忆里。

于松江的广富林店，还从松江骑单车到过滴水湖店。印象最深的，当然是位于上海中心大厦52层的那一家店。记得有一次，是在那儿跟复旦大学张新颖老师等对谈。再有就是2023年秋天，和爸妈一起去的那一次。

我们从十六铺码头坐轮渡去陆家嘴。黄浦江的水静静流淌，一座座高楼在眼前矗立。爸妈很少离开云南老家，此时看到和老家如此迥异的风景，他们难以自己地笑着、说着，是惊喜，是欢喜。黄昏的光，浮动在高楼的玻璃幕墙上，浮动在江水上，也浮动在他们的脸上。上岸后，转了一圈，兜兜转转走到了上海中心大厦楼下。这才想起，要不上去看一眼？发信息找在这边工作的学姐，她很快到楼下跟我们会合。顺利上了楼，每人买了一杯咖啡，挨着巨大的玻璃幕墙，站在距离地面239米的高空。夕阳已经临近遥远的天际线，我们刚刚置身的大江、道路、楼宇，都笼罩在遍洒大地的夕光之中了。

爸妈除了偶尔读我写的书，几乎是不读书的，连识得的字都多有谬误。但这一刻，在6万册图书的环绕之中，他们不免会受到些许影响。而且，人这一生不就是一本大书么？这本大书，他们已经读了60多年。那天，离开朵云书院后，我们到附近吃饭。抬起头来，是看不见星星的，因为地面的灯光太亮了。但我们看得到，在那高高的层楼之上，离天很近、黑暗环绕之处，有一个读书的地方。

## 朵云深处

肖跃辉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## 大地



▼中国画《潮起亮马河》(局部)，作者段金拾、郭海潮、莫睿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